

桂林博物馆

山水甲天下 文物鉴古今

本报记者 祝佳祺

桂林,不仅山水甲天下,同时也是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桂林博物馆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守护者,自1964年4月21日开始筹建,1988年1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之际建成开放。桂林博物馆新馆(图⑤)位于临桂新区平桂西路,于2010年2月正式开工建设,2014年3月竣工,2016年12月

30日正式对外开放,2020年12月21日晋升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桂林博物馆新馆建筑面积为3.4万平方米,是展示桂林历史文化的综合性博物馆。现有馆藏文物4万余件,以桂林明代出土梅瓶、明清书画珍品、桂林出土文物等为馆藏特色。



清康熙五彩描金狩猎图大盘

清康熙五彩描金狩猎图大盘(图①),1987年10月曹瑛夫妇赠予桂林博物馆收藏。

康熙五彩冠绝一时,《旬雅》中记载:“康熙彩之颜料,因非后世所常有。论其画手高妙,不但官窑器皿,仿佛王恽,即平常客货,亦莫不出神入化,波澜老成。”康熙五彩最大的特点是运用了釉上蓝彩和黑彩,形成了红、绿、蓝、黄、黑、赭等多种颜色的搭配与运用,色彩对比更加和谐、沉稳。

此五彩描金大盘胎薄质坚,形制极为规整。盘口微外侈,弧腹,圈足,釉润,略泛青,釉底青花双圈内画秋叶图记款。盘内壁以五彩绘狩猎图,图中绘远山近树,一年轻武将束发顶冠,身披铠甲骑乘在奔驰的骏马上,左手执弓,右手指向前方中箭大雁,狩猎之喜溢于言表。身后紧跟两骑随从,皆身着铠甲,其中一人手握旗帜。马前有两匹奔跑的猎狗,另有两侍卫士持长矛立于较远处。整器构图精妙,人物刻画生动细致,形神兼备,绘工精细,施彩讲究,为康熙五彩瓷中的精品。

姜筠设色山水人物折扇

“清末四大家”之一况周颐生前使用的折扇(图②),其长子况又韩在1978年6月将该扇捐给桂林博物馆。

该扇为竹片支撑糊裱纸扇,扇面正面为设色山水人物画一幅,为姜筠于1918年所绘。画面左侧为两株古松屹立山坡上,松下不远靠河岸处,一樵夫斫薪归来,小憩待渡。



河中一船夫正将船摆向岸边,准备渡樵夫过河。对岸一片村舍应是樵夫归所。画面虽小,然构图精妙,全图景观壮阔,错落有致,笔法生动。

1917年,朱祖谋完成《彊村丛书》的校刻,使校词成为专门之学,为词史上一大盛事。吴昌硕、吴待秋等人为之作《彊村校词图》,况周颐、王国维、叶昌炽等人为题校词图,《蕙风词史》载“一时名流,题赠殆遍。先生(况周颐)为作还京乐。”扇面所题“倚逐樵歌发,松风和溪路”,即况周颐《还京乐》词二句,姜筠正是据此词意作画。

扇面背面为王国维楷书。大字为唐人词三首,小字为王国维论望江南、菩萨蛮两词牌之起源,兼及李白菩萨蛮之真伪问题。



明青花高士行旅图(踏春图)梅瓶

明青花高士行旅图(踏春图)梅瓶(图③),1972年出土于桂林市东郊明代靖江安肃王朱经扶夫妇合葬墓。经考证,这是明代宣德晚期到正统时期的产品。它造型规整,纹饰精美,堪称明代早期青花瓷器的精品,也是桂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梅瓶是指小口、短颈、丰肩、瘦身的一种瓶式,在古陶瓷繁多的器型中,以优美的造型颇受世人青睐。桂林博物馆收藏有各类明代梅瓶300余件,这是其中最为精美的一件,器型、胎釉和青色俱佳,尤以纹饰最为特殊。

画面中,远山滴翠,碧水横流,路旁柳枝随风摇曳,一高士神态怡然,坐骑徐行,马前一琴童挟琴引路,马后一仆人肩担酒食随行。担子的一头为三层食盒,另一头为一只装满美酒的瓶子,这个瓶子和桂林博物馆所藏的一些梅瓶的造型几乎一模一样。画有这种主题的大罐不少,梅瓶却只有这一件,可称得上“瓶中瓶”。它为研究梅瓶的实际用途提供了最直观的实物资料。整个构图精美绝妙,人物形神兼备,笔法细腻生动。画面层次分明,线条流畅。路旁柳枝随风摇曳,人物衣饰亦随韵飘拂,生动有趣,犹如一幅精美的中国山水画。

隋四神十二生肖纹铜镜

隋四神十二生肖纹铜镜(图④)为桂林兴安县出土文物。铜镜为圆形,圆纽,尺寸为直径21.5厘米,高0.8厘米,重1231克。伏兽纹钮座。钮座外凹面双线方格。方格四角与V形纹相对。V形纹内各有一兽面纹。方格与V形纹分割的四区分别配置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中区



参观贴士

桂林博物馆位于桂林市临桂区平桂西路,观众可乘坐65路、91路、81路至桂林大剧院站下车,或乘坐K2路至金融大厦站下车。

日常开放时间:9:00—17:00(16:30停止入馆,17:00闭馆);国家法定节假日开放时间:9:00—18:00(17:30停止入馆,18:00闭馆);周一闭馆(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请关注网站以及微信公示开馆安排)。

追梦

云南会泽斑铜非遗传承人张伟

千锤百炼 斑彩熠熠

本报记者 李茂颖

经成千上万次的锤打,在烈火灼烧中,一件斑铜作品刚刚成形,这是一个孔雀造型的瓶子。细细地剥下氧化层,露出器皿红褐色的外观。初见之下,有些失望,这些斑铜作品似乎与普通的铜器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此时,手艺人张伟小心翼翼地将这件斑铜作品放进了祖传秘制的药水里,屏住呼吸静静地等待着。当他再一次将孔雀瓶取出的时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古铜色的底色上,斑彩熠熠,金黄、紫金、赤红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亮丽晶斑。两只振翅开屏的孔雀背对背环抱成瓶身,尾部羽毛巧妙地变化为敞开的喇叭形瓶口,金光闪闪的孔雀瓶栩栩如生、耀耀生辉。这道工艺便是斑铜制作中的“显斑”,也被老一代人称作“最美丽的瞬间”。

从天然到绝技

滇北会泽,曾经是滇铜京运第一站,铜乡之名远播四海。张伟作坊所在的街巷,便是当地有名的“铜匠街”。

在先秦时代,云南就以产铜闻名于世,会泽、东川、昭通一带的“堂琅洗”“朱提洗”为代表的铜器,畅销全国。铜矿的丰富,制铜工艺的发达慢慢地孕育出会泽“斑铜”这一门绝美的手艺。

张伟说,斑铜本是铜中杂有金银等其他金属,并未全然融合而形成的斑斑,有深蓝、紫金、赤红等色,最耀眼是金黄,后来人工亦可炼制,将其做成日用品或工艺品,表面抛光后在古铜色的底子上斑彩熠熠,美不胜收。

明清时期,当地的手艺人就开始采用云南东川附近的天然铜矿石,用冷锻成形方法制作成鼎、炉、罐、爵等斑铜制品。这些造型

古朴典雅、金斑耀眼的斑铜器皿,观赏性很高,价值连城。《新纂云南通志》曾赞道:“形式古雅,远近购者珍之。”

从矿石到精品

斑铜器制作需要选择最好的生铜。“能做斑铜的自然铜含铜量必须高达90%以上,并含金、银等丰富的其他有色金属。”张伟的展览室里,还放着奇形怪状的铜矿石,外表呈现青蓝杂色,就像是一块普通石头,而在一些剖开的地方,才能隐约见到铜的光泽。

“即使是最好的原料,也需要在炉火中锻打,剔除杂质、气泡,一斤铜矿石,几经锤炼,最后能用的只有2两左右。”张伟说。

选料、净化、粗坯、成形、烧斑、整形、精加工、淬斑、煮斑、露斑、擦洗、抛光……一件斑铜器成品需要经历20多道工序,最少两三个月才能完成。

叮叮当当……张伟耐心地敲打着已成锥形的斑铜壶,锤子落在铜器上发出清脆的声响。烧一次火,就要打一次,一件作品要回几十次火,敲打几万锤才能达到自己理想的效果,稍微有一点疏忽就前功尽弃。

最让张伟刻骨铭心的是“烧斑”。烧斑的炭,须用上好的栗炭,俗称钢炭,在屋内堆一大堆,将工件埋置其中,然后让其自然烧炼。通风、升温、时间长短……火候的把握一刻也马虎不得:温度过低,原料中某些成分难以聚集成型;如果温度过高,则工件形毁熔。

炉中,斑铜器静静地烧制着,此时斑斑的晶斑已经慢慢成形。“烧斑完成后,看着很普通,但它内里已经发生了变化,只待显斑、抛光打磨后,呈现出完整的工艺美。”张伟说。

从传统到创新

会泽斑铜,物以稀为贵。2008年6月,会泽斑铜制作技艺以其悠久的历史 and 独特的加工工艺,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随后张伟的父亲张克康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接班这项工艺前,张伟刚刚从昆明理工大学毕业,原本已经在一家企业工作,待遇不错。2013年父亲重病,张氏传承300余年的斑铜工艺面临失传。此时,张伟决定辞职,正式回家继承这项古老的手艺,成为会泽斑铜新一代传承人。2014年,张伟的自然铜原料作品“生斑花瓶”被云南省民族博物馆永久收藏。

与父亲不同,在传统的鼎、瓶、樽等器皿造型外,张伟还设计了不少新的人物、动物造型的斑铜作品。斑铜钢笔、葫芦挂饰、斑铜茶刀、嘉靖通宝吊坠,不少工艺品成为当地备受追捧的文物艺术品。“不能让它仅仅只停留在传统的艺术,技艺要传承,就要让它更多地走向世界。”张伟说。

张伟的展览架上,一个斑铜双龙瓶放在极为显眼的位置,这件斑铜作品距离成品已经有30多年,而晶斑依然散发着亮丽夺目的光芒。“这是父亲留给我的一个珍贵的遗产,我要把这份美传承下去。”张伟说。

图⑥:张伟正在打制斑铜深炉。

图⑦:张伟制作的生斑五福熏炉。

资料图片

本版责编:孟扬 肖遥 唐中科 曹怡晴 版式设计:张丹峰

